

府天
◎著

朱门 汉流 1

权谋天下，步步为营，
盛世朱门，玩转大明皇朝！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朱门



阴差阳错，现代人方捷意外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的开封名门张家。

重生在大明名门，张越却只是个不受重视的半大娃娃。

位高权重、功勋赫赫的大堂伯；精明能干、独挑大梁的祖母，

盛世朱门，暗流汹涌，置身于历史洪流中，如何扭转乾坤？

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何以为他这不起眼的三公子保驾护航？

堪比秦皇汉武的永乐大帝是否真如传说中暴戾成性，嗜杀如命？

官场权谋、宦海沉浮，看张越如何抉择，演绎他另类人生，玩转明朝官场！

本册26元

ISBN 978-7-80723-555-2



定价：52元（1、2两册）

朱门汉流

1

府天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门风流. 1 / 府天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723-555-2

I. ①朱… II. ①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154号

朱门风流 1

府天 著

作 者: 府天
策 划: 花园文化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600千字

印张: 30 印数: 1-10000册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23-555-2

定价: 52.00元(1、2两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第一章	第二次的人生	001
第二章	难糊弄的老太太	006
第三章	人争一口气	009
第四章	学堂首日	015
第五章	小小族学龙蛇多	020
第六章	厚此薄彼	022
第七章	恰是不学无术	028
第八章	何谓天之骄子	033
第九章	贵客盈门	035
第十章	斗茶联	040
第十一章	悲喜是人生的主旋律	045
第十二章	喜新厌旧是要不得的	051
第十三章	突如其来的危机	057
第十四章	日益壮大的逃难行列	063
第十五章	避难的都是难兄难弟	069
第十六章	忧心忡忡的家人们	074
第十七章	收，还是不收	079
第十八章	做好人难	084
第十九章	老老少少愁肠百结	088
第二十章	重逢之日悲喜多	094

第二十一章	阴云真能消散殆尽	100
第二十二章	放榜	103
第二十三章	婚事决不是心想事成	109
第二十四章	水满则溢	114
第二十五章	恰是双双衣锦还乡	118
第二十六章	粗中有细的二伯父	121
第二十七章	天塌了	126
第二十八章	强撑之下的软弱	131
第二十九章	京城来书	136
第三十章	老太太的决断	141
第三十一章	兄弟一股绳	143
第三十二章	临危受命	146
第三十三章	送行之人	148
第三十四章	初入第一名门	153
第三十五章	国事家事算计多	160
第三十六章	重逢	164
第三十七章	见面礼	169
第三十八章	兴头上的一盆凉水	174
第三十九章	生辰宴	179
第四十章	除夕夜	184
第四十一章	国子监与锦衣卫	189
第四十二章	机缘	194
第四十三章	温润如玉，滴水不漏	196
第四十四章	谪交趾	200
第四十五章	变卖家产	205
第四十六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10
第四十七章	更大的疑问	213
第四十八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19
第四十九章	拆穿来历	223
第五十章	梅林面圣	228

朱门凤流

目录



童子行



第一章 第二次的人生

“不知道眼下外头闹成什么样子呢？”

“太太头一回发那么大脾气，你没看老爷刚刚拦都拦不住吗？这会儿，太太十有八九正在老太太面前哭诉。”

“哭诉又有什么用？谁不知道老太太最宠爱二房那两位少爷，几乎不拿正眼瞧咱家少爷。再说了，太太是个老实人，怎么斗得过二太太？”

“说得也是，大老爷、二老爷好歹都是个官，只有咱家老爷不怎么入老太太的眼。少爷固然是好人，待我们又和气，可就是不会讨老太太欢喜，这一次被大少爷和二少爷撞掇去爬树，跌下来去掉了半条命，都三天了还没醒过来，太太怎么会不急？”

“只希望少爷能够平安无事地醒过来……唉，毕竟太太就这么一个独苗……”

迷迷糊糊听见两个女子闲侃的声音，方捷不自觉地睁开了眼睛，入目即见两个背对着他的少女那高高的发髻以及上头的簪子，他陡然想到了刚刚半梦半醒中听到的这几句对话，于是大脑立刻陷入了当机状态。

他轻轻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又扭了扭脖子，总算是看清了室内的几样摆设，可无论是头顶的青绡帐还是身下的丝被床，或者是靠窗的桌案花瓶，以及屏风和其他东西，都向他传达着某种暗示。当他低头看到自己的手时，更是本能地发出了一声惨呼，上下牙关竟是难以抑制地咯吱咯吱打起了架。

老天爷，这只手分明是未成年人的手！

“少爷醒了！”

府天

著

听到这么一声兴奋的嚷嚷，方捷连忙抬起了头，眼前赫然是两张陌生的面孔，那头上繁复的发式和身上奇怪的衣裳和现代人截然不同，两个少女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种又惊又喜的目光让他浑身发毛。

一会之后，其中一个少女像意识到什么，忽然一阵风似的奔了出去，另一个则是欣喜若狂地双手合十，连道了几声阿弥陀佛。

死而复生固然是好事，然而，重回人世却遭到这样的巨变，饶是方捷向来以随机应变著称，此时也是六神无主、方寸大乱，还不等他努力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调适心情，外间就响起了一片喧哗之声。

下一刻，刚刚被人带上的房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道人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越儿……越儿你真的醒了？”

方捷甚至来不及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就被人紧紧拥在怀中，那巨大的力道简直勒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一滴滴眼泪接着掉在他的脸上、手上、衣服上，那温热的感觉让他不禁心中一颤，不过更多的是一种茫然。良久，他感到箍紧自己的手臂微微一松，这才能看清面前的人。

这是一个年纪大约三十出头的妇人，脸色没有搽脂粉，显得有些蜡黄。她的两颗眼睛又红又肿，但此时嘴角挂着一丝欢喜的笑容，一双手颤抖地捧着他的脸蛋，嘴唇微张像要说些什么，却是半晌也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

方捷的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就是再迟钝的人也能勉强猜到眼下的情形，他自然都明白。可是，明白归明白，要让自己骤然之间和过去完全告别，接受现在的这个新身份，他却没办法立刻做到。在提醒了自己好几遍之后，他终于伸出一只胳膊，轻轻抓住妇人的手，不过依然没办法开口叫一声娘，因为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越哥儿醒了？”

房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威严的声音，震散了刚刚充斥在屋子里的一股温情。

方捷抬眼望去，瞧见一个老妇人在两个丫环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只见她发髻上围着貂皮暖套，暖套正中镶嵌着一颗湛蓝的宝石，身上穿着一件蓝色芙蓉桂花万年青纹样的长衣，满头银发纹丝不乱，只用一根翠玉簪子绾起，表情颇有一种令人不可轻忽的肃然。

随着那老妇人走近，原本坐在床前的妇人一下子站了起来，低头垂手退到一边，恭谨地叫了一声“老太太”。

可那老妇人却看也不看她一眼，随手甩开搀扶自己的两个丫环，径自在床头坐下。

“醒了就好。你若是再不醒，你娘就要把家里闹翻天了！”

迎视老妇人炯炯有神的眸子，听到这句夹枪带棍的感慨，方捷不禁有些慌乱，脸上自然而然地露出一丝茫然。这时眼角余光不意接触到另一头妇人凄冷哀怨的目光，他想到了刚刚听到的闲话，几乎是刹那间，脑海中闪过无数记忆片段，于是福至心灵地吐出一句话，“都是我不好，让祖母和母亲操心了。”

此话一出，满屋皆静。别说那几个丫环婆子，就是侍立在一旁的妇人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坐在床头的老妇人更是惊讶，细细端详了他一会，她原本绷紧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但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告诫的意味。

“既然知道我和你娘操心，当初就该多思量思量，谁见过大家公子和猴子一般去爬树的？你从小吃了多少药、请过多少大夫，连上学都是断断续续，如今好不容易连着去上了一个月学，却又闹了这么一出！”

面对这样语重心长的教训，方捷只得低下头，心中苦笑不已。然而尽管这话语颇有些刺耳，但是对上一世失去所有亲人的他来说，即使是偏心的教训，他倒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

教训完了这一头，老妇人便站起身来，瞥了眼一旁站着的媳妇，不冷不热地说道：“既然越哥儿都已经醒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你也不要吵闹了。超哥儿和起哥儿确实是淘气，老二媳妇动了家法，很是教训了他们两个一回，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越哥儿这边，你这个当娘的多用些心思照看他，好好教导，别老是惹出事端来。”

老妇人撂下这么一番话之后，刚刚那两个丫环便过来搀扶住她，她这么转身一出屋子，旁的人都跟了出去，不消一会儿，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那妇人，还有坐在床上发呆的方捷。

妇人面露凄然地在床头坐了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床上的小人儿，喃喃自语道：“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的儿子像别人那样平平安安？又是多病又是摔伤，有几条命能禁得起这样折腾？”

此时此刻，方捷唯有苦笑连连，一是为了这穿越奇遇，二来是因为他这一世竟是个三灾八难的主儿，三来则是因为自己似乎在这家里不受重视。然而刹那间，他便横下了一条心。

那个过去的方捷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他是否能马上接受这些新的家人，但是，他既然死而复生得到了重回人世的机会，所以不管为人为己，他都有义务好好地活下去。

改头换面的张越斜倚在床上，很有些不情愿地看着那碗端到面前的药汁。他倒不是怕那奇苦无比的味道，而是着实担心里头是不是添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材料。然而，在看到母亲孙氏那关切的目光时，他只好硬着头皮，一口气把整碗药全都喝了下去。

瞧见儿子喝完了药，孙氏顿时松了一口气，赶紧从旁边的小碟子中取了一块蜜饯塞进他口中，继而硬是把人按着躺下，又拉上了那层锦被。

在床头又坐了好一会儿，见他好似是睡着了，她才站起身来，对待立在旁的一个丫头吩咐道：“秋痕，好生看着越儿，有什么事立刻报我。”

床上的张越并没有入睡。骤然间经历了这样的大变，他的心里满满当当塞着各式各样的疑问，此时一丝一毫的睡意也没有。闭着眼睛思量了许久，他只觉得脑壳隐隐作痛，又想到母亲不在，索性就睁开了眼睛。

有道是不知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从昨天到今天在床上这么躺着，他竟是逐渐恢复了对这个时代的所有记忆，才这两天的工夫，方捷和张越这两个原本截然不同的人已经在他身上完全合为一体。只是，某些细节问题却不能指望小孩子的记忆，他还是得好好向别人打探一下才行。

目光往四下一扫，就见那个坐在床边小杌子上的丫头，那张面孔正是他最初醒来的时候曾经见过的。她大约十四五岁的年纪，虽说不上十分绝色，却胜在清秀可人。此时此刻她正专心地做着一件绣活，手指灵巧地上下挪动着绣针，压根没注意到他醒了。

“秋痕。”

被他一唤，秋痕慌慌张张地朝床上看去，随手把手中的活计往旁一扔，伸出手来在张越的额头上轻轻一搭，随即又缩回手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他的脸色，这才问道：“少爷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可有哪儿不舒服，若有，奴婢这就去叫太太来。”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见秋痕满脸的不信，张越不觉有些头痛。略一沉吟，他便学小孩子那般赌气道：“我只是不想睡了，想找人说话，难道这也不行吗？”

秋痕顿时有些为难，想想前几天少爷都在昏睡，这会儿睡不着也很有可能，她便心软地点了点头。

她伸手帮他垫高了枕头，扶着他半坐了起来，这才开口问道：“少爷想说什么？”

“我问你，这几天家里头都有些什么事情？”

这话若是遇到闷葫芦自然没什么效用，可秋痕乃是家生子，父母亲眷都在这里，她又素来是个话多的，此时便以为张越不过是闷得慌，想想他又小，太太待下素来不严，就是说些闲话也不要紧，她便笑着掰了几件琐事。

她说者无心，张越听者却有意，于是一面仔仔细细地听，一面有意无意地旁敲侧击，同时也没忘了童言无忌似的赞上秋痕几句，趁着她得意便套出更多底细。

等到秋痕重新哄着他躺下的时候，结合他融合的那些记忆，他的脑海中已经渐渐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他来到了大明朝永乐年间。对于这个时代，他最熟悉的就是那场惊天动地的靖难之役以及之后的血腥屠杀，还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丰功伟绩。只是，如今郑和的船队还在大洋上航行，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里是祥符张家，上下一共三代人。最上头的便是老太太顾氏，她下头一辈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张信乃是嫡出，如今一家都随他在浙江为官，膝下有一儿一女。次子张攸是庶出，在军中担任武职，正随大军在交趾，其妻东方氏生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侍妾骆姨娘则育有一女。由于东方氏很会在婆婆顾氏面前奉承，家事便几乎都是她掌管。

而同是庶出的三子张倬性子低调，文不成武不就，在家里素来形同透明人，其妻孙氏也没什么手腕，一向并不与人相争。两人唯一的儿子张越儿时体弱多病，稍大了一些身体有了起色，人却颇有些浑浑噩噩的。于是，比起强势的长房和精明的二房，三房在家里几乎没什么发话权。

张越仔仔细细地听辨着这些琐事，然后在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上辈子他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工族，来到这个世界，居然还是边缘人物，这也实在是太倒霉了，最惨的是自己那十岁的年纪，得装很长一段时间小孩子，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然而，当秋痕炫耀似的提起他还有一位在京城当高官的堂伯时，他不禁悚然动容。

竟是英国公张辅！

他虽然对明朝的历史不过是一知半解，但也知道朱元璋滥杀功臣，开国元勋的后人不过是徒有尊荣，可那些靖难功臣不同，拿张玉、张辅父子来说，张玉固然是死于靖难之役，不过张辅不但活了下来，还屡建大功，从伯爵一路封到了国公。就是这么显赫的一位人物，居然还得管顾氏叫一声婶娘！

躺在床上，张越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消化了这些信息。看这一家子的情形，他

若是安分守己，日子也不会太糟糕，可是他难道要一生小心谨慎度日？既然重生了，辜负这第二次的机会似乎要天打雷劈的。

兴许是重生之后脱胎换骨，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越的伤势一日日好了起来。孙氏大喜之余，在用药上更是不曾吝惜，顾氏也使人从开封府请来一位名医。如是调养月余，他终于完全痊愈，三房上下的人无不太喜过望，唯有他自己看着铜镜中那个瘦弱的人影头痛不已。

如今当务之急就是锻炼好身体，否则顶着这么一副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的身子板，他什么都甭想干了。身子觉得舒爽后的第一件事，张越便央求母亲带他去见祖母。

孙氏却有些迟疑。“你才刚刚大好了，再休养两天，迟些再去给老太太问安也不迟。”

“娘，这一次若不是祖母命人请来了名医，我也不会这么快痊愈。既然大夫都已经说没事了，我自然该去一趟。”见孙氏心有所动，张越索性抓着她的一只手，软言恳求道：“娘，我也是张家的孙辈，你也不想让人一直把我当成药罐子、病秧子吧？”

尽管仍然存有一丝怨尤之心，但这话一入耳，孙氏立刻恍然醒悟。想到之前自己为了儿子的身子，豁出去的在婆母院子里大闹了一番，又想到了婆母那次的严厉告诫，她的脸色不自觉地泛上一层白。她几乎是下意识地蹲下身子按着儿子的肩膀，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我这就带你去见老太太！”

第二章 难糊弄的老太太

春日的天气总带着几分不可捉摸，早上还是阳光灿烂，中午却有可能春雷阵阵、大雨倾盆；就好比眼下树叶上还挂着刚刚那阵大雨之后的水珠儿，条条道道的阳光却已顺着叶片间的缝隙，在地上映下斑斑驳驳的阴影，露出了几分明媚的春光。

病才初愈，张越终究拗不过母亲，只能任由她拉着自己的手，出了自家所住的小院，穿过西南的一扇角门，旁边则是一溜下人所住的裙房。沿着夹道一直往前，拐两个弯，就能看到西花墙的尽头处开着一个小小的西角门。进门之后过了穿廊和一扇月亮门儿，绕过一道大理石影壁，便是顾氏所住的一溜五间正房。

正房门口，一个身穿墨绿色比甲，大约十四五岁的丫环正板着脸，低声训斥两个小丫头，一抬眼瞧见有人来方才住了口。

她一面命人进去通报，自己三步并两步地迎了上来行礼，起身笑道：“听说三少爷的病大好了，老太太心里头也颇为惦记，刚刚正在叨念着呢，结果三太太就真的带三少爷来了。”

孙氏淡淡地笑着答道：“老太太既然惦记着，我自然得带越儿来请安。”

“三太太说得是，老太太看到三少爷必定欢喜得很。”

张越见这个丫环应答得体，又亲自走到门前挑帘，于是免不了多瞧了两眼，依稀记起对方是祖母面前第一得用的大丫环灵犀。进门之后，他瞧见居中的太师椅上安坐着祖母顾氏，旁边站着几个丫头，等到母亲行礼之后，他也跟着赶紧上前，恭恭敬敬地磕头叫了一声“祖母”。

顾氏面上带着淡然的笑容，“看你这样子果然是好了，过来让我好好瞧瞧！”

张越连忙站起身上前，见顾氏不住往自己脸上身上打量，他便尽量用坦然的目光回视着祖母。

他的父母在这个家中站得并不稳当，所以他这个孙辈便得处处小心。重生在大家族至少意味着不会冻死饿死，可未必不会横死，这装成乖孙子便是第一步了。就算这个白发祖母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但不是有句话叫做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吗？

然而，顾氏上上下下看了他好一阵，忽然板着脸问道：“你一向身体弱，今天外头风大，怎么只穿这么几件衣裳就出来了？若是着凉受了风寒可怎么得了，岂不又是一场病？”

虽说她看着张越，但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这话是冲着孙氏说的。张越瞥见母亲嗫嚅着嘴唇要说话，连忙抢在前头出声道：“祖母，是我自己一定要来的。我听秋痕说，为了我的伤，祖母特地去请了名医，所以我养好了伤自然得先来请安，也好让祖母安心。虽然外头天冷风大，可我总不能天冷风大就忘记了孝心。”

顾氏起初不过是淡淡听着，及至听到最后一句，她不禁微微点头，脸上云开雾散地露出了些微笑容。“果然是懂事了，竟是明白了孝道。既是如此，之前的事情你可知道错了？”

见顾氏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张越眼珠子一转便老实地说道：“回禀祖母，是不该忘了长辈的训导去淘气，我知道错了。我听娘说，大哥、二哥为我还受了责罚，还请祖母对二伯母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和他们俩无关。”

“知错能改，你这回吃了亏，总算是有些进益！”此时，顾氏仅存的不悦已烟消云散。她正好瞥见手上的一串佛珠，略一思忖就捋了下来，一把塞进了张越手中。“伤一好就能记着他们两个，又能记着我这个祖母，足见你有心。这串佛珠是大相国寺高僧开过光的，我已经戴了几十年。你身子一向不好又多灾多难的，戴着它，佛祖也能庇佑一二。”

“多谢祖母！”

张越立刻把那佛珠套在手腕上，旋即退后一步跪下磕头，头才碰到地上就被顾氏一把硬拽了起来。

接下来顾氏又问了几句他病中的情形，于是他又编织了一番话，从母亲辛苦到下人尽心，总而言之是人人都好，说得让孙氏和几个丫头都露出了笑容。

这絮絮叨叨说了好一阵子的话，顾氏面上的笑意越来越浓，最后竟是把张越拉近了些。她当然明白孙氏这个儿媳向来不懂得讨好卖乖这一套，教一句可能，教这许多却决不可能，那么只可能是小孙儿自己的话。想到以往他一向病恹恹的，纵使见了面也不过唯唯诺诺、木讷蠢笨，如今却忽然知道讨人喜了，这无疑说明那一跤摔得人开窍了。

想起张越从高高的树上跌下，身上却只有几处挫伤，倒是人昏迷了好一阵子，素来信佛的她不由得隐隐约约生出了一个念头。

莫非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顾氏正思量着要不要从大相国寺将那位赫赫有名的云光法师请回来看看，这时候，外头传来了一阵笑声。

“哎呀，听说越哥儿来见老太太，我可是来迟了！”

只见门帘被人高高挑起，紧跟着就有一个妇人跨过门坎进来。她秀发上头斜缀着一支金绞丝灯笼簪，额前勒着珍珠箍，身穿一件蜜色大袖圆领衫子，下头着一条销金藕莲裙，看上去还比孙氏年轻几岁。

她一进来便先对顾氏行礼，又向孙氏略点了点头，目光旋即落在张越身上，见他竟是被顾氏揽在怀中，她脸上微微一愕，旋即恢复如常。

“越哥儿这伤养好了之后，气色着实好多了。多亏了老太太从来吃斋念佛，一辈子积德行善，他才能好得那么快！”

“那也是越哥儿自己福大命大！”顾氏本就高兴，听东方氏这么一说，脸上更满是笑容。当下她便轻轻地在张越肩膀上拍了拍，指着东方氏说：“快去见过你二伯母。”

只听东方氏进来之后简简单单一句话，张越便明白她乃是凤姐一类的精明善

媚人物，自不敢小觑了去，连忙上前行礼，叫了一声“二伯母”。

东方氏拉着张越的手，细细打量了他片刻，随即抿嘴笑道：“既然越哥儿大好了，超儿和起儿又有了伴，赶明儿也好一块读书学武。要我说，越哥儿这身子太单薄，也该打熬得好筋骨，日后老太太和三弟妹也不用时时刻刻这么提心吊胆。”

这话可说是正中张越下怀，却不料一直保持沉默的孙氏想都不想就出声反对。

“老太太，越儿这身子不过是刚刚康复，怎禁得起劳累？若是先头那会儿也就罢了，偏生这一回受了惊吓身子虚弱，哪里受得了读书的折腾，更不用说练武了！”

发觉母亲全然没注意到顾氏晴转多云多云再转阴的脸色，更没看到东方氏那自鸣得意的表情，径自翻起之前的旧账，张越急中生智，三两步就退回顾氏跟前，屈下一条腿单膝跪下。

“祖母，娘的顾虑虽然有道理，可二伯母也是为了我打算。我想，再养上半个月，这伤也就该完全好了。我不想一直憋在屋子里，我想去学堂念书，也想练一身好武艺，还请祖母成全。”

顾氏原本有些恼了，但听了张越这话又踌躇起来。沉吟片刻，她便打定了主意道：“就照越哥儿说的，过半个月去学堂念书，到时候若是身体吃得消，便和超哥儿、起哥儿一起练武，就这么定了。我们张家是武勋世家，但凡有一口气在，就不能病恹恹地歪在家里！”

听了这话，众人连声应是，心中却各有各的思量。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张越自个儿高兴得很，他这开门第一步走得还算是妥当，一切就看以后的了。

第三章 人争一口气

“老爷，她分明是没安好心，难道你忘了先头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那不过是意外而已。再说，老太太都已经开了口，你莫非还要我去驳老太太？”

“可是越儿是你唯一的儿子，这身体才好就要去上学，还要练什么武，他还要命不要！”

“妇人之见！大嫂、二嫂一个是三品淑人，一个是六品安人，你难道不想儿

子有出息，给你挣一个体面光鲜的封赐？难道你想要让儿子像我这样，一辈子就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竖起耳朵听着隔壁房这一场大吵大闹，张越越听越好奇，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出去。他才把门帘掀开了一个角，结果就听见砰地一声，定睛一看，就见一个茶盏摔得粉碎，让他顿时把迈出去脚收了回来，藏在帘子后悄悄地看。

“大哥会做官，二哥精武艺，可我三十出头了却是一事无成，追根究底就是因为年少的时候一味的无知浅薄。我这辈子算是废了，可老天有眼，竟是让越儿开窍了！他在老太太面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说了，老太太把那串从不离手的佛珠都给了他，就是超哥儿和起哥儿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面。”

“可是……”

“不用可是了——越儿出来，别在旁边偷听！”

张越没想到张倬话说了一半就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只好讪讪地现身。他早知道这年头大家族都是家教森严，于是做好了挨训的准备，却不料张倬缓步走到他面前，竟是蹲下了身子目光平齐地看着他。

“越儿，今天你在老太太面前的那些话说得很好，以后也要讨老太太欢喜，明白吗？”

听了父亲这样的告诫，张越自然明白，当下便重重点了点头，“爹爹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练武，孝顺爹娘和祖母。”

对于这样小大人似的回答，张倬顿时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他忽然哈哈大笑，笑到末了，喃喃自语了一句，“老天爷，你总算是开眼了！”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当下一个急停转过了身子，双手重重地搭在张越肩头，一字一句地说：“越儿，我们张家的学堂中并不仅仅是张家子弟，还有不少其他各家的子弟来附学的。这其中，有些人是一心读书，有些却贪玩淘气，你既然想要好好读书练武，不该理会的事情就不要理会，遇到事情多多想想我和你娘。”

一旁的孙氏看见张越连连点头，心中也颇感欣慰，原本对于儿子要去上学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及至听到张倬竟是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她不禁有些恼了。

“好了好了，这不是还有半个月吗？有什么事情你以后一桩桩、一件件和越儿慢慢说，何必急在一时？我知道你指望越儿争一口气，但那也得慢慢来。”

“若是由着你，好好的儿子又要给你惯坏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太太不过是眼下觉得新鲜多瞧他两眼，谁知道过后

会不会丢到脑后去了？我若是不好好看着他宠着他，别人又不会记在心上！”

“算了，我说不过你。总之，慈母多败儿，眼下他多吃了苦头，以后才会有出息。你这个当娘的在儿子身上多花些心思，这总是没错的。”

“我可没你这么狠心……”

瞧见父母两人之间仿佛有一种奇怪的旖旎气氛，张越怔了片刻便蹑手蹑脚地溜之大吉。到了院子里，他才不无感慨地想到，无论是哪个年头，父母都会把未完成的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也不管他们是否承受得起。当然，这也是为了自己，再怎么沉甸甸的担子他都一定会扛下去的。

三房一向是自家在房里吃晚饭，谁知这一天到了晚上摆饭的时候，张倬应友人之邀出门去了，顾氏却派灵犀送上了四样小菜，说是惦记着张越，特意让厨房做的。尽管不过是拌荞麦面、清炒莴笋丝、鸡丝豆腐，还有一碗酸梅汤，可老太太记得三房的孙儿却是头一回，因此三房内的几个丫环媳妇就连走路也多了些精神。

母子俩吃过饭之后，孙氏便带着张越又走了一趟正房。到了门口，刚好遇见几个媳妇正往外抬一张小桌子，上头的菜大多都不曾动过几筷子。等这些人都过去了，才有丫环挑起帘子请他们进去。看着这情形，张越心中了然，二房一家定是都在这里和顾氏一起用的饭，孰亲孰疏不问自知。

此时天色已是昏暗一片，屋子里点着明晃晃的蜡烛，倒是亮堂得很。张越眼一扫就发觉这屋子里比白天热闹好些，除了那几个熟悉的丫环之外，还有两个似曾相识的少年，与他年纪相仿，却长得格外健壮，脑中一抹印象扫过，这便是张超、张起兄弟。

侍立在顾氏旁边的东方氏正在轻轻为她捶着肩背，看到孙氏和张越进门来就笑道：“老太太，我就说越哥儿孝顺，您让人送去了四碟子清淡的小菜，他这会儿就来承欢了！越哥儿，刚刚超儿和起儿才给老太太讲了两个学堂里头的笑话，你既然来了，不如说道一个凑凑趣，也好让老太太乐一乐。”

顾氏一听东方氏如此说，便指着身旁的一个小杌子让张越上前坐下，旋即冲东方氏嗔道：“越哥儿体弱多病，一年到头少有在外头厮混的时候，上学的天数统共加起来也没多少，也就跟着他父母认识几个字罢了，哪里知道什么笑话？”

东方氏闻言顿时有些讪讪的，连忙赔笑道：“看我这记性，竟是忘了越哥儿身子不好这件事。”

张越却笑吟吟上前坐了，随即仰着头道：“既然大哥和二哥都说了，孙儿倒是想起了先前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笑话。话说某个西席先生最好午睡，学生问

他书上‘宰予昼寝’一句怎个解法。结果先生说：这句话别人不一定解得通，但先生我博学多才，我告诉你，宰，就是杀；予，就是我；昼，就是中午；寝，就是睡，合起来就是‘杀了我也要午睡！’”

话音刚落，一头就砰地一声，张超笑得跌在了地上。张超虽好些，却也笑到使劲地揉着肚子。

正在喝茶的顾氏差点一口水喷出来，旋即指着张越笑道：“越哥儿，那你可知宰予昼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越心中一喜，连忙站起躬身道：“我当初在学堂念书的时候，正好先生讲过《论语》上的这篇。记得是说孔夫子有个叫做宰予的弟子，大白天不好好读书却偷偷睡觉，于是引起了夫子震怒。孔夫子曾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然最讨厌这等偷懒的作为。”

想起张越自幼就是药罐子，上学也不过断断续续的，顾氏不禁有些感慨，看向孙儿的目光里不禁更多了几分满意。

“居然还能记得《论语》，实在是难为你了。把身体养好，到时候好好考一个功名，也为你爹娘好好争一口气！”

“三弟妹，想不到越哥儿在病中你也没忘了让他读书，只这份心，我便无论如何也及不上。”

出了顾氏正房，东方氏没走几步就回过头来对孙氏撂下这么一句酸溜溜的话，再似笑非笑地端详了张越一会，她忽然转头朝自己的两个儿子呵斥道：“你们两个一年到头都在学堂里头念书，却经常连背书都背不出来，以后好好学学越哥儿，否则仔细着再挨家法！”

之前两兄弟还为了撺掇张越爬树吃了一顿排揎，尽管东方氏只是稍稍做了个样子，他们连根寒毛都没掉，但毕竟是没面子，如今再听母亲当着张越的面这么一训话，两兄弟当下就炸了。

老二张起斜着眼睛瞥了张越一眼，瓮声瓮气地说道：“学他做什么？学他连爬树都会跌下来吗？”

老大张超打小就是被人夸赞长大的，当下也扬起头说：“娘，你不是经常说读书不要紧，练好武艺才是正道吗？刚刚祖母不是也说，要学叔祖和堂伯立军功吗？”

张越听得此言，见东方氏嗔怒地斥了两兄弟几句，他便笑嘻嘻开口说道：

“二伯母，我不过就是记了一个典故，哪里比得上大哥和二哥文武双全？大哥和